

# 詩人的風趣語

《隨園詩話》記，袁枚船經京口，有人請他替一妓向太守章准樹求情。袁枚問明原委後，有詩給章太守，末二句為：「祇問千秋賢太守，可曾幾個斫桃花？」交來人後，便揚帆而還南京。半月後，收章氏覆信，開臧視之，祇有七字：「桃花依舊笑東風。」袁枚讀之放心，知該妓未受懲處。作「笑東風」者，因時非春日，又袁枚詩有「東風吹散野鴛鴦」句。可知這位太守，同袁枚一樣，也是位風雅之士。現代則有吳佩孚覆蕭某電報「從此蕭郎是路人」，用唐詩人崔郊句，雅致而決絕，亦為佳話。

當代詩人，也不乏風趣之語，本人便曾多次見或聞之。

山西大學羅元貞教授當年與外地詩友步韻唱酬，有「有意挑戰」、「出馬應戰」及「十萬火急」語。中鎮詩社籌畫舉辦免費詩詞講習班，王塾堪來短信問：「敢問如何派將？」詢問將擇哪幾位社員講授，時薛勝保正好在座，謂：「大將請戰也。」中鎮詩社組織的丙戌人日各地詩人大型聯吟活動，得到各地詩友的積極回應，參加者極多，金水詩云：「吟壇一夜起烽煙。」鄧世廣詩云：「但憑中鎮旗幟動，直似三軍號令傳。」都喜將高雅的詩詞活動，說成打仗一般。

熊鑒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來信中說：「好久未通信了……下面一些詩，並非投稿，祇是表示我還活著。」趙鼎新二〇〇〇年五月五日來信開頭為：「一週之內，三次寫信，惟談戀愛者有之。」十二月八日來信抄其新作數首，說：「我權冒充一次賀島，您就作一回韓愈吧。」意思是要我給他的詩提修改意見。

# 東華三院文物

東華三院自一八七〇年創院，到明年將達一百四十年了。在香港這個政治上相對穩定的社會，東華歷年來的文物和文獻得以保留至今，成為我們研究和回顧昔日社會的有力證據，既展現了東華在內地與海外華人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，同時亦顯示了東華與香港社會的密切關係。



文武廟入口的「神威普佑」牌匾

# 「紅袖添香夜讀書」

讀書的情趣有各種各樣。「綠滿窗前草不除」，這樣的讀書情趣頗能令人嚮往，「綠滿窗前」，除了芳草芳艸，必然還有嘉樹蔭翳，間以啼鳥鳴蟲，爽風朗月，如許淨美之境，無論讀什麼書都相宜，享六合之怡然，得四時之清歡，妙不可言。「雪夜閉門讀禁書」，則是別一種情趣了，又是「雪夜」，又是「禁書」，焚焚一燈，焚焚一身，逸趣濃濃，禪味深深，人與書與境合而為一，深宵闌然，唯我一人，讀生平未讀之書，陶然醉矣。至若「紅袖添香夜讀書」，更屬別一境界，於書香中平添幾分纔艷了。據魯迅說，劉半農也很嚮往「紅袖添香夜讀書」，可見確有動人之處在。

然而時至今日，「紅袖添香」不唯不可遇更不復可求了。「紅袖」倒不成問題，靚女美眉有的是，難的是「添香」。「添香」是藝術化的玩意兒，而且是慢工出細活的事兒，如同畫事中的工筆花鳥。所以，即使古時的小家碧玉，這方面不是訓練有素，紅袖也好，西衫也罷，要「添」好「香」決不是一件易事。倘把「添香」等同於「點香」，那是大錯特錯了！「點香」那是大觀園裡的劉姥姥也能幹的，哪還有什麼情趣可言！

「添香」絕非我們所熟悉的那種「點線香」「點棒香」的方式。在古代生活中，焚香使用的「香」，是用「合香」方式製成的各種香丸、香球、香餅或者散末。宋代洪弼的《香譜》中，記載的「延安郡公蕊香法」，是把玄參、甘松香等五味原料「杵、羅為末，煉蜜和勻，丸如雞頭大。」這裡說的雞頭，不是雞的頭，而是指雞頭米，即芡實。另一方是「球子香法」，把八味原料搗、羅後，與熟蜜和合，丸如梧桐子大。《香譜》中還有「杏花香方」，「丸如彈子大」；「開元帳中衙香」，「丸如大豆」等等。也有的製成棋子大小的小香餅。大的香餅狀如月餅，講究的選用花模「脫」成各式花餅。古代製香的方式多種多樣，但大體都用蜜、棗膏、白芨水、蠟（做軟膏）等與各種配料和勻，製成小丸、小球、小餅或者散末。

需要強調的一點是：古人焚香並不是把香丸、香球、香餅直接焚燒，而是要讓香丸等在香爐內細細噴出香來，這需要借助炭火之力。「添香」之道，其訣在此，其難也在此。明代高廉的《遵生八箋》卷十五列舉了「焚香七要」：

香爐、香合（香盒）、爐灰、香灰壑、隔火砂片、靈灰、匙箸。

關於「焚香」的具體過程，在「隔火砂片」這節中，高氏作了詳明的紹介：

# 欣賞乃力量之源

一八五二年秋天，屠格涅夫在斯帕斯科耶打獵時，無意中在樹林中檢到一本皺巴巴的《現代人》雜誌。他隨手翻了幾頁，竟被一篇題為《童年》的小說吸引，作者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輩，但屠格涅夫十分欣賞。他四處打聽作者的住處，最後得知，作者兩歲喪母七歲喪父，是姑母一手拉扯大的。為了走出生命中的泥潭，作者剛跨出校門就去高加索的部隊裡當兵。屠格涅夫對他傾注了極大的同情和關注。幾經週折，他找到了作者的姑母，表達了對作者的欣賞與肯定。

姑母很快就寫信告訴了兒：「你的第一篇小說在瓦列裡引起了很大的轟動，連大名鼎鼎的、寫《獵人筆記》的作家屠格涅夫也逢人便稱讚你，他說，這位年輕人如果繼續寫下去，他的前途不可限量！」作者收到姑母的信後，欣喜若狂，他寫小說本來是因為生活苦悶而信筆塗鴉打發心中寂寞的，並無當作家的妄念。而作家屠格涅夫的欣賞竟一下點燃了他心中的火焰，使他找回了自信，有了人生的目標，於是他一發不可收拾地寫了下去，最終成為了享譽世界的文學家和思想家——他就是後來的《戰爭與和平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復活》的作者列夫·托爾斯泰。

無獨有偶，台灣作家林清玄青年時代做記者時，曾報道過一個小偷作案手法非常獨特，犯案上千起，在文章的最後，他情不

自禁地感嘆道：「像心思如此細密、手法這麼靈巧、風格這樣獨特的小偷，做其他任何一行都會有成就吧！」林清玄不曾想到，他二十年前無心寫就的這幾句話，竟影響了一個青年的一生。如今，當年的小偷已經是台灣羊肉爐的大老闆了。一次邂逅，這位老闆真誠地對林清玄說：「林先生寫的那篇點滴打破了我生活的盲點，我想，為什麼除了做小偷，我就沒有想過做其他正經事呢？從此便脫胎換骨，重新做人。」

其實，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得到別人的欣賞。欣賞與被欣賞是一種互動的力量，欣賞者如果懷著愉悅之心、仁愛之心、成人之美的善念，被欣賞者必定會產生自尊之心、奮進之力、向上之志。

欣賞是一種給予，一種溫馨，一種溝通與理解，一種信賴與祝福，更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之源。

中華詩詞研究院於西安曲江召開會議，楊啓宇飛至西安後，飛機因大雨不能降落，祇好飛返成都。在機上等了好幾個鐘頭後，夜裡又飛西安。記不清哪位詩友說：楊先生真是「有機可乘」。有人談到，王翼奇聽說某婦人分娩時疼痛難忍喊道不要生了，說那是「痛不欲生」。同到會的鍾振振教授要求發言，曹長河告大家曰：「振振有詞！」還要送鍾教授「振振有詞」之章，以鈐詞稿。下次會，座位是按歲齒安排的，我因鄰座吸煙，會間休息時便調換了與曹長河的座位，讓他們吸煙的坐一起。曹長河進來後問怎麼換座位了，我說年齡大小應依法（髮）而定，意思是他頭髮黑應往下坐，曹長河應聲嘆道：「不白之冤哪！」

最近，中鎮詩社一次活動，座談時，有人提出應在社員中掃除「網盲」，視力甚差無法上網的曹長河說自己是「他生未卜此生休」，既風趣，卻又是實話。詩人風趣語，總教人愛聽，是因為它既反映了詩人的才華和樂觀幽默，又啓人才智，給人歡愉。所以，在我們的生活中，應盡量多有這樣一些風趣之語。

踏進上環文武廟，抬頭可見一塊寫上「神威普佑」的牌匾，由於沒有上下款，很多人不知其由來。但細看發覺牌匾中央刻有玉璽，原來是光緒皇帝在一八七九年賜給東華的，以表揚其撥款五十萬兩賑濟華北大旱災。文武廟供奉文昌和關帝，但「神威普佑」看來祇是形容關帝。

東華另一塊由皇帝御賜的牌匾是「萬物鹹利」，同是光緒所題，翰林學士代筆，意指天下萬物皆受惠於樂善好施的行為。珠江三角洲在一八八五年曾遭受百年一遇的水災，淹死的人不計其數，當年東華籌款逾十萬元賑濟災民，因此獲得皇帝贈送牌匾，現懸掛於東華醫院禮堂。

其他重要文物還包括清朝直隸總督李鴻章聯同三位官員贈送的「見義勇為」牌匾，以及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及軍長蔡廷鍇所贈的「義氣可風」牌匾，兩者皆藏於東華三院文物館。由此可見，內地每遇嚴重天災，東華便結合各方力量，參與救災。文物館最近製作了一份資料套，派發給全港中學，希望可加深學生對東華歷史和香港社會的認識。

上來先須解題。所謂「再說」，是因關於汽車飆行斑馬線問題，前不久我曾寫過一篇《想愛斑馬線不容易》（載5月29日《今晚副刊》）；所謂「無奈」，是我本不想就此再說什麼——那風馳電掣、呼嘯而過的情景實在不堪回首，想起來就心有余悸，而且話題也太沒意思，本不應成問題，卻成了大問題——但最近一件事，卻使我不得不違背初衷，又有話想說，而且事情本身也令人深感無奈，深感苦澀和沉重。

這件事的主人公為蘭州74歲的退休教師閻政平。其過程是，因對一些駕駛人員漠視行人生命權、飆車駛過斑馬線的惡行忍無可忍，7月9日晚，老人在所住小區人行橫道邊，張貼出「守護斑馬線，保衛生命線」的聲明，手持板磚，向違法闖紅燈的車輛宣戰。當晚，他砸了大約30輛闖紅燈的違章車。

此事結果如何？應當說頗見成效。首先是，被砸的車主因自知理虧和懼來眾怒、怕處罰，未敢計較便離開了現場。其次，是警方沒有追究老人責任，相反次日即開始在砸車地點增派警力值勤，還表示要對該路段斑馬線集中整治，並申請安裝電子眼。而小區住戶，更感謝老人，說砸車之舉引起重視，過往司機「老實」多了。再次，是事件引起當地和全國媒體的廣泛關注，並得到了數十萬網友的聲援和支持。

對於汽車飆行斑馬線，我感同身受，憤恨不已，因之十分理解老人緣何砸車，而對那種片面的批評意見則大不以為然。在我看來，杜口不言飆車是把人的生命當兒戲，卻單單指責砸車極端和違法，無異於縱

# 糖干爐與黃燒餅

我在飲食上是民間的，不大講究排場，但要對口味。比如我現在在家裡經常做給自己吃的一道菜就是干燒大腸。大蒜、大蔥段，極辣的辣椒，大火猛炒，極能開人胃口，要的就是大腸那股子特殊的味道。我去上海，朋友說要請我吃一道很好的上海本幫菜「草頭圈子」，說是恐怕我不喜歡，及至端上來，不禁大喜，什麼草頭圈子，是大腸啊！祇是做得太「儒雅」了些，裝盤功夫好，但味道遠不如我自己做的那麼刺激。又如每次在北京小住，都要抓緊時間喝豆汁吃麻豆腐。麻豆腐一定要羊油的那種，味道才厚重好吃。吃麻豆腐最好再來點二鍋頭，外邊再下那麼一點小雨，對面坐著一位與你有同好的好朋友。

北京小吃中有一道點心是豆餡兒燒餅，外皮焦脆，內裡卻鬆軟好吃。在北京吃早點如不喝豆汁，則可以點上一碗豆腐腦，再來兩個豆餡兒燒餅，就一小碟烏黑的「棺材板」老鹹菜，足矣。說到餅，全國各地到處都有，而在山西北部，懷仁的糖干爐和靈丘的黃燒餅則十分好。糖干爐是中空的餅子，焙制這種餅子必須要是紅糖才好，紅糖和白糖不一樣，紅糖有股子特殊的甜味。糖干爐是要烘烤，兩面鼓起，用手一拍即碎，吃的時候要就著一個盤子，不然碎渣會掉得滿地都是。糖干爐是懷仁的名品，我的朋友張存平上次從懷仁攜一盒子過來，我細細地吃了好久。我想現在的飲食這麼豐富，祇糖干爐這小吃，為什麼還能讓人如此懷念，味道為什麼還能如此醇厚？可能是用料上絕不與其它餅相雷同。首先是胡麻油，在南方，很少有人說到吃胡麻油，也不可能，有，南方所說的麻油是香油，而胡麻油的特殊香氣非其它油類可以替

換。燒香取味，不在取煙（取味則韻，取煙則俗，故曰「添香」而不曰「點香」）。香煙若烈，則香味漫延，頃刻而滅。取味，則味幽香馥，可久不散……隔火焚香，妙絕。把特製的小塊炭壑燒透，放在香爐中，然後用特製的細香灰把炭壑填埋起來，再在香灰中戳些孔眼，以便炭壑能夠接觸氧氣，不致因缺氧而「窒息」。在香灰上放瓷、雲母、金錢、銀葉、砂片（其中之一二即可）等薄而硬的「隔火」，小小的香丸、香球、香餅或散末，放在這隔火板上，借助那灰下炭壑的微火烤焙，慢慢將香揮發出來。待香丸、香球、香餅等「合香」在香爐中即將燃盡，便須續上。這就是所謂「添香」。

焚香時，爐中祇要燃燒小小一枚香丸、香球或者香餅，便終日終夜微火燃燒不止。並且幽香氤氳不絕。焚香的過程相當煩瑣，香一旦焚起，要不停地照料照管。如《遵生八箋》云：「香味烈則灰火大矣，又須取起砂片，加灰，再焚。」明代宋詒《竹嶼山房雜語》說：「火不宜猛，使香味緩蒸……微覺有焦，遂令撤下。」香爐中的香灰也是很講究的，一點大意不得。其製作方法有多種。其中一方是：「未化石灰，搥碎，羅（篩）過，鍋內炒香。候冷，又礱又羅，為之作香爐灰，潔白可愛。日夜常以火一塊養之。」「日夜常以火一塊養之」，就是所謂「活火」。香爐中始終保持一點活火，不僅是為了保持「意趣」，也因為這樣可使爐火乾燥，再者，焚香時不會因爐灰受潮而影響香丸香球香餅和炭壑的燃燒。

據宋代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考訂「焚香始於漢」，根據是漢武帝時匈奴昆邪王降漢，所祭「金人」（可能是早期的銅佛造像，並非是黃金鑄的像）被安置於長安甘泉宮，燒香禮拜而不供牛羊。漢代以後，焚香之舉常見於史籍記載，有時還被寫入詩詞之中。如晚唐李商隱的《燒香曲》：「漳宮舊樣博山爐，楚嬌捧笑開芙蕖。八蠶繭綿小分炷，獸口微紅隔雲母。」總之，自漢迄於清季，一縷幽香，悠悠不絕。

古代士大夫把焚香當作一種高尚的純粹的享受，「紅袖添香夜讀書」便是一種最閑適最有韻味的逸趣。不過，紅袖添香，這「紅袖」最好也是斯文中人，如趙明誠的讀書伴當那樣，有李清照這肥肥的一條書蟲，「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」。詩詞唱和。茶酒助興，真是艷福不淺，清趣不淺！士大夫外，閨閣千金，或青樓藝妓，她們為了排遣寂寞，或是懷人寄情，拂爐焚香不失為解悶一法，如《西廂記》裡的鶯鶯小姐燒香。

自禁地感嘆道：「像心思如此細密、手法這麼靈巧、風格這樣獨特的小偷，做其他任何一行都會有成就吧！」林清玄不曾想到，他二十年前無心寫就的這幾句話，竟影響了一個青年的一生。如今，當年的小偷已經是台灣羊肉爐的老闆了。一次邂逅，這位老闆真誠地對林清玄說：「林先生寫的那篇點滴打破了我生活的盲點，我想，為什麼除了做小偷，我就沒有想過做其他正經事呢？從此便脫胎換骨，重新做人。」

其實，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得到別人的欣賞。欣賞與被欣賞是一種互動的力量，欣賞者如果懷著愉悅之心、仁愛之心、成人之美的善念，被欣賞者必定會產生自尊之心、奮進之力、向上之志。

欣賞是一種給予，一種溫馨，一種溝通與理解，一種信賴與祝福，更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之源。

容汽車恣意飆行，認為行人就活該斃命於斑馬線，活該生活在恐懼中。還有儼然智者徒托空言，說老人應反映、呼籲、照相、報警，就是不應砸車，也令人懷疑不是天真就是矯情，因老人並不弱智，若諸計靈驗，他不會甘冒風險。至於有人說開車人也納稅，為什麼要受限制，說行人也闖紅燈，是不是也該拍胸，則更無須詞費，因迴避了要害——是否危及人的生命安全，不過是偷換論題或口詭辯。以上種種，其實祇用一句話回答就夠了，老話叫設身處地，新詞叫換位思考，記住誰都會走斑馬線，包括恣意飆行的駕駛員。

那麼我是否支持老人砸車？請原諒我不能簡單回答，而祇能說砸車雖可理解，卻不可做。直言之，我的看法是砸了就砸了，沒惹麻煩沒出大亂值得慶幸，但若鼓勵則入誤區。

既可以理解，又不可做，這不矛盾嗎？不錯，我的心情就處於矛盾中。因為完全可以列出正反兩個命題：砸車是對的，如是才能引起重視；砸車是錯的，此舉本身即屬違法。跋前疐後，二律背反，尤其是儘管於法無違，卻又頗得民心，這怎能不令人惶惑和困擾？所以事到如今，我以為不應停留於簡單的肯定或否定，而應深入思考如此尷尬的現狀究竟是怎麼形成的。毫無疑問，在相關的法律、執法、設施和人諸種因素中，人最根本。如無人飆車斑馬線，自然皆大歡喜，什麼都不必再說。但人的問題恰恰最複雜，所以還得從其它方面找原因。於是不難發現，法律條文尚不足以震懾違法者。

但願「無奈」不再有，斑馬線內保安全！

代。做月餅，晉北和內蒙古一帶的紅糖月餅便一定離不開胡麻油，用別的油做，出來的味道就不是那個味兒！糖干爐之所以能久吃久好，道理所在就是它的用料，為了健康，有人主張

吃低糖食品，把本來很甜的東西做得沒一點點甜味。我個人卻反對這種做法——糖干爐如果不甜還叫什麼糖干爐？

還有就是靈丘的黃燒餅。在中原一帶，或再往南，說到燒餅一定是厚實，厚墩墩像個小鼓才行。而靈丘的黃燒餅是薄，薄薄的，又十分脆，黃汪汪的，吃的時候也一定要按個盤子才好。最好的吃法是，先在盤子裡把餅切成一小塊兒一小塊兒，然後再吃。黃燒餅的特點也是甜，慢慢地吃，慢慢地嚼，那種特殊的油香漸漸從齒間出。黃燒餅不是烤制食品，是烙制，上口酥香，糖干爐則是耐嚼，這兩種餅都是要以品的功夫去對待，如若風捲殘雲般地吃，便不得要領。飲食有時不光是為了填飽肚子，更重要的是要你慢慢去領略。糖干爐和黃燒餅從什麼時候開始有？有心者可以訪耑耑於鄉野，查資料於野史稗抄。

說到保護民間文化，我以為，飲食方面還沒有引起更多的注意。我們經常說到「改進」二字，其實，許多東西並不需要改進，而是要死死地固守才是。多少年來，我們是改進的太多而固守的太少。在民間文化日見消磨的今天，你才會知道固守是多麼不容易。

石濤說過一句話，是筆墨要當隨時代，這是他的主張，而我的主張是筆墨不必當隨時代！有當隨時代的改進，有不隨時代的固守，這樣才會全面好看。而民間的糖干爐與黃燒餅，我認為不必改進，就要那個味道！你愛吃就去吃，不愛吃可以去吃比薩或海鮮餡餅。這是藝術法則，也是生活法則。惟此，生活才豐富。

前輩送來一大堆舊詩抄，又有手抄本印製的莊子校釋，總以為我是古版書的愛好者，真是天大的誤會。

今之中文系教師，肚子裡又有幾多古文學養？其實少得很，恐怕連句讀也不懂。像我，少了一個標點，全篇古文即不能解，少了一個註釋，一樣也看不明，抓破頭皮。

想來也該用文言來寫作，寫教學隨筆，可選用文言。手頭正有同事交來其外祖父趙事修的自傳，要我給這本文言文的自傳好好地語譯給牠聽，讀之流暢，像「念父母生我之劬勞，愧犬馬年光之虛度，亦先賢教人養志之義，非敢敵帚自珍也。」如此淺白文言，今天的年輕一代，已不「懂」讀了。但中國文學不廢江河萬古流，古典部分焉能一刀切之？香港新高中課程已無古典文選，就連內地學生也提出三怕：文言文，作文，魯迅文。一些朋友修畢唐詩課，建議向周作人的

打油詩學習一學知堂老人限字用韻，寫其「難詩」（打油詩）——沒必要跟足唐近體詩的格律規則，祇用其五七言或絕律，韻則可一韻到底，或作適度轉韻，平仄也可不講究，讓難為得工整的唐詩體演成今日的「打油體」，未嘗不是寫詩趣事。

知堂老人的苦茶庵打油詩，有這樣的四句：「禪林溜下無情思，正是沉陰欲雪天。買得一條油炸鬼，惜無白粥下微鹽。」這樣的雜詩，最宜諸君舞文弄墨以自娛，偶有精句亦叫人精神一快。

都說廣東是中國南大門。門在哪裡？一是虎門，二是石門。虎門在珠江口，禁毒先驅林則徐，就在此地銷毀鴉片，並利用虎門炮台與入侵的外國勢力展開殊死抗擊。石門在廣州近郊，古時進出廣州兵家必爭水路，吳隱之曾在此地以身作則，示範如何對抗比干戈兵馬更易亡國的禍源——貪。

吳隱之，晉代人，當時廣州已成中國外貿中心雛型，外國商人為取得經商方便，往往用金銀珠寶賄賂官員。吳隱之因守父母喪而以孝義清廉而鶴立雞群於政治濁流，晉安帝派他出任廣州刺史，以革嶺南之弊政。出掌廣州是肥缺，民間都說，刺史由石門一過，便得脂膏三千。船經石門，吳隱之吩咐泊岸，岸北有一眼泉叫貪泉，寓意朝廷命官一飲貪泉，都變成貪官。吳隱之堅持要飲，下屬、家人、當地父老都勸止，吳隱之在眾人見證下，痛飲三杯，並寫了《酌貪泉》：「古人云此水，一飲懷千金，試使夷齊飲，終當不易心。」伯夷與叔齊，先因兄弟之愛悌而讓國，不繼承父位，後為不齒週之不義，隱居首陽山，不食週粟，以野菜充飢，卒致餓死。名垂司馬遷寫的青史。吳隱之以夷齊之志自喻，為何經石門離開廣州時，風浪大作，幾乎翻船。後日再與你分享這段感人歷史。

生活在加拿大華人社區，於各種慶典或活動中，總有司儀、嘉賓等致詞。以前最多是「中英對照」，兩人或一人中英互譯，在「中」的部分大多是粵語。近年多了中國大陸移民，為照顧聽不懂粵語的「國語人」，「中英對照」變成「英語、粵語、普通話」三對照。

海外有語言天分的人似乎還不少，普通話都說得不差的大有人在，難免出現有意賣弄的好口才人士。祇是苦了三種語言都會的聽眾，同一個內容硬要他們聽三遍。使他們覺得時間被浪費了，越聽越不耐煩，結果什麼也沒有聽進去。我認為不論在哪個場合，最好不超過兩種語言。事前對聽眾有基本瞭解，然後決定用純英語、純普通話、純粵語致詞還是中英雙語。

如果座中有外國人、中國大陸人、台灣人、香港人，那就用英語和普通話雙語。因為講粵語的多數會聽普通話，而說普通話的很多都聽不懂粵語。

我見很多母語是粵語的人講普通話不標準，最差的結果是廣東人聽不懂，外省人也聽不懂。其實他們作小小的投資，花一點時間，跟普通話說得標準的老師好好學習一下，那方便和得益都是很大的。

# 一句話聽三遍

拿大華人社區，於各種慶典或活動中，總有司儀、嘉賓等致詞。以前最多是「中英對照」，兩人或一人中英互譯，在「中」的部分大多是粵語。近年多了中國大陸移民，為照顧聽不懂粵語的「國語人」，「中英對照」變成「英語、粵語、普通話」三對照。

海外有語言天分的人似乎還不少，普通話都說得不差的大有人在，難免出現有意賣弄的好口才人士。祇是苦了三種語言都會的聽眾，同一個內容硬要他們聽三遍。使他們覺得時間被浪費了，越聽越不耐煩，結果什麼也沒有聽進去。我認為不論在哪個場合，最好不超過兩種語言。事前對聽眾有基本瞭解，然後決定用純英語、純普通話、純粵語致詞還是中英雙語。

如果座中有外國人、中國大陸人、台灣人、香港人，那就用英語和普通話雙語。因為講粵語的多數會聽普通話，而說普通話的很多都聽不懂粵語。

我見很多母語是粵語的人講普通話不標準，最差的結果是廣東人聽不懂，外省人也聽不懂。其實他們作小小的投資，花一點時間，跟普通話說得標準的老師好好學習一下，那方便和得益都是很大的。